

记忆给我们带来慰藉，

把捉一线光，一团朦胧，

让它在这纸片上凝固，

最初的蜜

曹辛之

凝固了你的笑，你的青
春，生命的步履从这里
再现，领你去会见自己。

杭州诗稿





最初的蜜

杭约赫诗稿

曹辛之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八五年·北京

最初的蜜 杭约赫诗稿

曹 辛 之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北京前海西街十七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八五〇×二六毫米 三开本

九·三五印张 七·〇〇〇字

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

书号 1036·06

普精本定价二·五〇元

曹辛之的诗

艾青

曹辛之是我国著名的装帧艺术家。他为书籍、杂志所作的装帧和封面设计，别具风格，落落大方，而又沛然稳重。

曹辛之也写诗。一九四五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。集子里收进了他在一九四三年写的组诗《擷星草》，共十首，每首四行。诗蕴哲理，可能是他年轻时写的情歌。如：

I

因为爱上帝，你爱了我，
因为爱你，我爱了上帝。
你送给我一架银十字，
钉在我心里的却是你。

II

你生活在我的梦里，
我生活在你的心里。
等到梦破了，心碎了，
再分不清是我、是你。

和《摘星草》写于同一年的是《神话》，共八节，两行一节。全诗都用比较明快的调子，作结时引领着读者神驰：

哪怕山高路遥、雨骤风狂，

象江河汇流大海，谁的心不朝向太阳！

这样，他把神话变成了现实，变成可感可触的东西了。

一九四四年，他写了《拓荒》，企求地狱都变成天堂，心中燃起理想。

他写于同一年的《黎明之前》，为人们传送更明确的希望：

别信：这黑夜没有底，眼前的路无穷无尽地长，

跨过这道水、绕过这重山，山那边已经透出曙光。

一九四五年，他在仅只「六行」里，歌咏了「梅」：这可能是指人，也可能指自然界的梅花。写出了梅的命运——崇高的自我牺牲的精神：

多少阵杂沓的音响，掠过你身旁，

一片玉瓣，是一滴生命，

剥落了生命，你召来燕语和莺啼。

感谢你在我心里投下温馨与希望，

将我从苍白的国度带向绿色世界，

而你却在绿色的世界里凋谢。

这自然使人想起陆游的咏梅诗：而这首诗鲜有沉郁悲怆，声调比较乐观——梅即使凋谢，也还是长存于绿色的世界里。

一九四六年，曹辛之到了上海，他用「杭约赫」这个笔名写了不少诗：在《世界上有多少人在呼唤我的名字》这首诗里，诗人对劳动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：他走到江边，看到搬运麦粉的人；走到山上，看到伐木工人；走到街头，看到抬石像的人；走到野外，看到扛墓碑的

人……到处都可以听到「杭约赫，杭约赫」的呼声。

于是，他把话语一转：

「我多么渴望，渴望着有一天——他们能为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幸福而劳动；／这些麦粉会搬运给饿肚子的人们，／这些木材会送给没有屋子住的人们，／这些矗立起来的宏巍的石像，／会一个个都是为祖国和人民舍身的英雄。／在荒凉的旷野上，再见不到／被野狗啃嚼的尸体……」

这样的愿望多么笃诚！好象出自一个儿童的嘴，这和「杭约赫」的名字一样朴素、单纯。

一九四六年，他回到八年未见的家乡，看到被烽烟毁灭的家，以悲愤的心情写了《还乡记》：「我们象吹落在水里的草叶，／大家漂聚在这个死水沟里」，「我立在出生的土地上／竟成了个陌生人」。

这期间，他在上海和几个朋友办了《诗创造》与《中国新诗》两个月刊，自己也写了不少诗。一九四七年，他和方平合作，写了讽刺诗《丑角的世界》——嬉笑怒骂自成文章，一篇既谈谐幽默又针砭时弊的诅咒。

一九四八年，他在创作上更得到了丰收：《严肃的游戏》、《感谢》、《最后的演出》、《跨出门去的》、《最初的蜜》……都是这一年的作品。

而最重要的是这一年他完成了六百余行题为《复活的土地》的长诗。这是个巨大的结构。全诗分三章：《舵手》、《饕餮的海》、《醒来的时候》。第一章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最后胜利，第二章写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前的上海，第三章写国统区人民的苦难与觉醒。七月动笔，十月脱稿。诗人从容不迫地叙述了历史，发出了理性的呐喊。

在第一章里，通过反法西斯战争，提出了「人」的价值，最后宣布：「今天是人民的世纪！／这世界的舵，执掌于／人民，面前的路／由我们依据理性来挑选．／人类不仅要生活，还需要生活得合理．」

「通过严酷的时间和空间，／不同的颜色、不同的声音／在一面旗帜下凝聚．」「这旗帜将带领世界，展开／白鸽的羽翼，奔向／胜利——人类的理想」……

紧接着第一章的是《饕餮的海》．这是全诗的中心命题，主要的篇章，创作上的一个高峰．事隔三十五年了，今天读起来依然感到亲切．虽然已成了历史，但重温历史将会得到教益．

天天，我们

推开这臃肿着谎言的报纸，

埋伏在伤疤下的感情的潜流，

一次又一次的汹涌，汹涌又

静止，让你深深地咀嚼

现实所给予人们的痛苦和喜悦……

「象一头牡牛，／拖着这片沉重的犁，将／僵硬的土块翻转，／
笑开嘴，来迎接绿色。」

他开始用排句展开了对大上海的描画；

我们到

街上去，到街上去……

……

每天，车轮滚过时

都有被卷走的生命：潮湿的

廊檐下，都有冻僵的生命；

喧闹的人行道上，都有

昏厥的生命；阴森的监房里

都有失踪的生命……

「但是，这是／上海——都市的花朵，／人们带着各式各样的梦
想来到／这里，积聚起智慧和劳力，／一座垃圾堆，现在是一座／天
堂」．「我们到街上去，／我们游泳在天堂的银河里」．这里，又产
生了一连串的排句：

拥挤得留一丝空隙的人潮的

澎湃，马达——那疟疾患者的震颤，

喇叭和尖厉的警笛的和鸣……

停住！黑色的警备车，白色的

救护车，红色的消防车……

「接踵地／从你刚止住脚步如冒号的边上擦过／划过、飞过，咆

哮着／狂暴得使每一粒灰砂都战栗的／怪声……」

「这是上海——纽约、伦敦、巴黎的／姊妹」。

「我们曾经被无知和／偏见，监护在这个动物园里，／一旦懦弱和顺从给赞扬成美德，／这片荒芜的土地便变成了／冒险家们的乐园」。

接着又是一连串的诗句：

看哪！

这些拥挤的空旷的大厦，这些

蔽天的栉比的洋楼，这些

贯穿云雾的烟突，这些闪烁的

刺眼的霓虹灯，这些带鱼似的

头尾相接的小轿车，这些象

永不萎谢的娇女郎和扶持她们

爱情的葛藤的体面绅士……

这里，象「臃肿着谎言的报纸」、「马达——那疟疾患者的震颤」、「这些带鱼似的头尾相接的小轿车」和「这些象永不感谢的娇女郎和抚持她们爱情的葛藤的体面绅士」……都是多么出色的比喻！显示了作者创造形象的才能。

接着，又是一连串的排句：

欢迎！你显贵的豪客，

欢迎，你失意的将军；欢迎，

你挂冠的官长；欢迎，你

乡村里的土财主；欢迎，你勇敢的

走险者；欢迎，你追求摩登的

亚当和夏娃。

也欢迎你，找寻

理想的年轻人……都来，

「都来！这是／上海，这是个丰富的海」，「而我们是一枚针，／投进海里便再找不着／自己。」

「这是上海，／我们来吮吸这海，／也被这个饕餮的／海——吞噬。」

「这是上海——荒淫的海。」

他运用排句时经常变换形色，十分活泼，丝毫没有单调的感觉。在结尾的地方，一连用了多次「这是上海」，显得特别有力。

这是个什么日子？

这是个什么日子？

拾煤渣的野孩子知道，街头的
缝穷妇也知道——日子走到了

它的边·一阵轻微的北风

也会悄悄地告诉你：

快倒了：快到了！

「最后一次战争向这里袭来。」

紧接着《饕餮的海》的是第三章《醒来的时候》。

让我们欢呼吧！一个

新世界就要在人民的觉醒里到来。

「你爱玩火而为火所灼伤的将军／现在在哪里？」

「明春的种籽已经充了军粮，／人民给你们准备下的只有／坟坑了……飞吧，钻吧！带着你／吮吸来的财物和另一次／战争的梦想，去U·S·A／瑞士，还是香港？／飞吧，钻吧！让我们睁大眼

睛／瞧这些夹着尾巴的癞狗，／在人民的脚尖上舞蹈．．．」

这是结束，也是开始．

完全符合辩证法的规律．没有结束，哪来的开始？一边是以失败告终，一边是以胜利开始．这也符合历史的真实．没有谎言，没有迷信，没有宗教的气味，是铁的真实，如同黑夜去了，必然迎来黎明一样的真实．

他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与方平合作的《岁暮的祝福》，曾对即将到来的胜利作了预言——延续了三年的国内战争即将结束：

相信：明年——

我们将会看到晴朗的蓝天，

我们将获得丰衣足食，

我们将用响亮的歌声